

邊

Strike

試刊號

緣

發現、衝撞、點火、打擊、罷工....

出刊日期：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本期主編：林自華
社長：思潮社 林自華
阿米巴詩社 胡耿豪
特約攝影：嚴禁胡搞
美術編輯：劉芷茗
社團指導老師：林淑鈴，陳武宗



圖片版權/The Walter P.Reuther Librar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任何心得建議歡迎至熱帶魚thinktide板及amoeba板或親至濟世大樓社辦CSB108

聯絡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高雄醫學大學思潮社

聯絡電話：胡耿豪 0919273526 E-mail：casanovagreg@gmail.com



本期內容

● 全球化市場

- 不等價的交換——全球化市場裡的鍊金術/林自華
-----03
- 有錢沒藥買?有藥沒錢買?藥物專利與跨國藥廠市場壟斷之批判/胡耿豪
-----08
- 自由階級的權利/洪嘉澤
-----11

● 另一扇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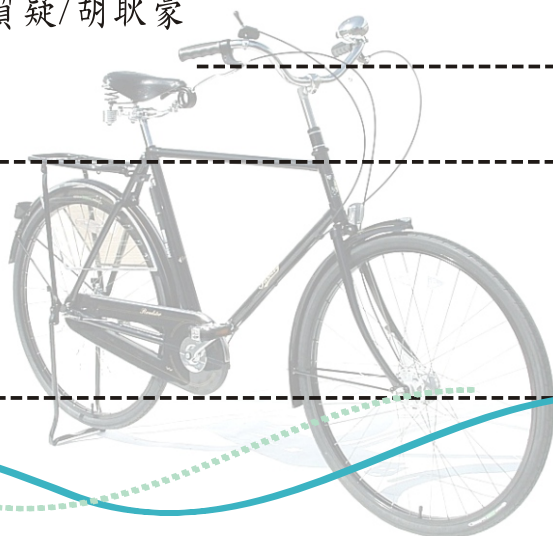
- 新契約的陷阱!國軍左營醫院引爆勞資爭議/嚴禁胡搞
-----13
- 台企銀罷工第二天 高雄現場報導/劉芷茗
-----16
- 高雄市派遣公車駕駛專題報導/嚴禁胡搞
-----18

● 台灣醫學生論壇特輯

- 關於台灣醫學生論壇
-----20
- 「醫學教育的蛻變與展翅」籌備宗旨
-----21
- 醫療為主體的醫學生實踐模式——批判與質疑/胡耿豪
-----22
- 當風吹來的時候/林自華
-----26

● 紀錄觀點

- 白鷺鷥的天空/林自華
-----29



不等價的交換

——全球化市場裡的鍊金術

文/林自華

紙鈔和硬幣，帶著川流不息的人潮，在車馬喧騰的大馬路上奔波。它們領著孩子體驗麥當勞的速食神話，它們帶著上班族和大學生進入星巴克的咖啡奇蹟，最後，它們擁著家庭主婦在家樂福挑選最便宜的價格、累積最合算的點數。

我們用紙鈔、硬幣或塑膠卡交換一切。它們是我們生活的主宰，為我們築起夢想和希望，帶來安全和信任。但是，這樣的交換是等價的嗎？我們在收銀台前，究竟用金錢交換了什麼？又換不回什麼？

麥當勞——金拱門的速食神話

早在一九六一年雷·格洛克以科技化的管理方式，管理這座由麥當勞兄弟打下地基的金拱門開始，麥當勞就開始了它驚人的跨國性繁殖。它的第一步是從地方上的一開小餐？到遍布全美、成為美國的代名詞，第二步是進駐鄰近或友好的國家，讓那些國家見識到所謂「三S主義」（即「簡單化（simplification）」、「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專業化（specialization）」），讓麥當勞不只是一間餐廳，更是一間奉獻給生產線、象徵效率與現代化的食物文化工廠。第三步則是深入在地文化並擄獲了那些強力抵制的文化，例如台灣的米漢堡和近年終於棄械投降的法國。

但是，這樣輝煌的紀錄究竟是全球人民用什麼換來的呢？

最顯而易見的，它改變了我們的飲食習慣。在台灣，大多數的孩子希望自己的生日不是在家吃豬腳麵線，而是到麥當勞吃漢堡餐。許多人在無法決定用餐地點的時候，最直接的解決方式就是到麥當勞飽腹。結果，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有了麥當勞後我們在飲食上多了更多選擇，但其實在減去許多被淘汰掉的傳統食物和特色店面後，整體的飲食文化變得更加單調而失去意義。

其次，它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步調。理論上，麥當勞和隨之而起的各式速食連鎖店，縮短了人們的用餐時間，應該可以讓生活更加閒適。但事實上結果正好相反——過去至少還有用餐的時間可以消磨，現在連這個時間都沒有了，我們為自己的生活轉動齒輪，使我們花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花更少的時間在生活上，花更多的心力在效率、標準和國際化上，花更少的心力注視生活週遭的獨特和自己在地的文化。雖然近年來它推出不少「地方性」的食物，例如米漢堡，並宣稱藉由麥當勞的全球行銷網將台灣推銷給全世界。但是，這道餐點既是麥當勞所新開發，跟台灣文化本身自然是沒有多大關係，如何能說是把台灣文化發揚光大？而且，真的在異國街頭點選這道餐的人有多少呢？即使點了，會因此注意這道餐是來自台灣的

選擇，畢竟跨國公司掌握了九成以上的通路。不過，以英國樂施會（oxfam）為首的慈善組織與其他公司合作，直接和生產地的農人接觸，用更公平的價格向農人取得原料。雖然如此一來，消費者必須面對較高的價格，但這樣的價格標示的不止是商品的價值，同時也是公正與良心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消費者和農人總算有了跟跨國公司交易之外的另一選擇。而這套模式的成功，更證明市場是可以容納這樣的商品的，並不如過去的觀念所想：強者恆強，價格決定一切。

而星巴克的公平貿易咖啡，似乎就是響應這樣的行動，表態支持公平與正義。但深入了解後，發現星巴克的咖啡機裡由公平交易而來的咖啡豆其實所佔甚少——不到十個百分比。換句話說，打著公平貿易旗號的都會咖啡綠綑，似乎已經習慣這種象徵性作法大於實際意義的操作手法了。而當我們一邊品嚐高尚的咖啡氣氛，一邊操作著手提電腦或者和三五好友小

家樂福——天天都便宜？

琳瑯滿目的商品、標榜最低廉的價格、持續積累的點數和三不五時的抽獎活動，每天為家樂福帶來絡繹不絕的人潮。反觀開在巷子裡的小商店，卻是門前冷落車馬稀，此家倒完彼家關。家樂福何以能有如此強大的競爭力？一般相信是市場機制淘汰下的結果——消費者在寬敞明亮家樂福，可以滿足多樣化的選擇權並買到最划算的商品。但是，如果觀察收銀台前流動的商品的種類，很容易就發現其實消費者所選購的商品並不多

樣，亦即，所謂多樣選擇和便宜的商品只不過是表象，市場機制在骨子裡並不如其所宣稱的如此超然。

我們先來看看，是什麼創造了便宜的商品？

如果先不談其附加價值，那麼商品的價格應該只決定於兩項最簡單的要素：原料和工資。便宜的原料那裡來？如同前文所述有關咖啡的情況，其他決大多數的原料也都要面對相去無幾的壟斷性公司，被不合理的收購價出賣，因此而有便宜的原料。便宜的工資如何得到？原來這些商品是從「血汗工廠」生產、加工出來的。血汗工廠的管理方式幾乎是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翻版，而這樣的生產線即使過了二百年，還在為全球人民製造不必要的無理工資和超長工時。

然而即使如此，消費者所付的錢極少部分是用在原料和工資，反而決大多數是進了經銷公司的戶頭。近來流行的一句話「通路決定一切」，恰恰就是在描寫這樣由掮客決定商品價值的現象。

不過，除此之外，同樣的商品，為什麼家樂福可以賣得比別人便宜？

一、以量取勝：這也是所有大賣場吸引人最基本的原因，「薄利多銷」和大包裝的貨品規格使它敢標上比較低的價格。

二、掌握通路：就像其他跨國公司的作法一樣，家樂福掌握了通路，因此它大可高資態要求供貨商提出更低的價格。

三、自有品牌的優勢：如果稍稍注意，很容易就可以觀察到，大多數的自有品牌商品都是民生用品，也就是大多數消費者會比較不注重品牌而



10月16日(即聯合國"世界食物日")的「反麥當勞日(Anti-McDANALDS Day)」在世界各地舉行的遊行活動

人又有多少呢？

最後，帶來文化衝擊的同時，麥當勞也成為了階級的象徵。在美國，被視為下階層的外籍勞工只能吃便宜又快速的麥當勞，雖然它的高熱量和高油脂總有一天會讓他們把賺來的錢交給醫院。而在台灣，邀請同學參加麥當勞生日會的小朋友卻總是比較中上階層的。原來，我們是用麥當勞帶來的企業化飲食和文化的移植與失真，才換得讓象徵財富與夢想的金拱門遍布街頭，而這比交易的秤，究竟是傾斜的還是平衡的呢？

星巴克——寂寞都會裡的綠洲

星巴克所販賣的，決不只是一杯咖啡而已，而是在品嚐一杯較為奢侈的咖啡時所享受到的雅痞氣氛。它有舒適的大沙發、慵懶的爵士樂、柔和的燈光和決不走味的咖啡香，讓星巴克成為時髦的象徵，成為都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角。

這樣的模式，在全球各地不斷被複製：從顧客進門後不超過十秒的眼神接觸、誤差小於一公分的商品陳列方式、精確控制的溫度，星巴克讓顧

客即使在地球另一端，仍像在自家附近的咖啡館一般。

然而，除了用不必要的價格撐起時尚感、用不停推出的新口味創造全球性的新階級，這樣一個席捲全球的咖啡店更彷彿是一個掠奪者。特別對台灣的消費者而言，星巴克除了散發「高級」的咖啡香，還是代替了「進步」的歐美國家，因此即使這裡有以茶類為飲料大宗的消費習慣，星巴克仍然成功進行了這樣的文化殖民，或直接或間接造成現在咖啡座成為市政建設必要規畫、台灣的進口咖啡市場佔有率名列前三名的情況。

其次，星巴克用雄厚的資金在繁鬧的街頭建造碉堡，將客源從周圍的同業處吸收，直到星巴克成為咖啡的代名詞，無一餘處可以伸展攻防線。然而，在人們抨擊它的大胃口時，星巴克斷然宣稱它們是社會的公僕，並為了表示其無侵害性，在咖啡機裡加上「公平貿易咖啡」的咖啡豆——在分析此舉是否達到其意義之前，我們得先了解什麼是公平貿易咖啡。

要完整講述公平貿易的通路和運作方式，我們可能需要另文專論。在此僅簡單說明：在非洲、南美的咖啡園裡，每日辛勤工作的咖啡農，其所得還不及一家溫飽，他們只能無奈地繼續欠種子和耕具，繼續破壞森林和土地，將希望押在下一季可能稍好一點的價碼裡（他們未必希望收穫增加，因為收穫愈多，價格就體低）。相反的，收購這些咖啡豆的跨國公司在採購、加工後，用遠大於原料成本的價錢賣給一般消費者。雖然這樣的價錢極不公平，而且因為與生產者的關係薄弱而讓這樣的價錢顯得很不合理，但農人和消費者顯然都沒有別的

較注重價錢的商品。這些商品是怎麼來的呢？通常是由與家樂福簽約的廠商所生產的，而因為這些產品是以「家福牌」出貨，就可以省去一層批貨費用。但是，生產工廠的立場卻是完全相反，而因為對它們而言，這樣低廉的出貨價是它們無法消受的，因此只好壓縮品質，所以，這樣低廉的價格同時也代表了低廉的品質。

或許有人會反駁這樣的現象是市場自然淘汰的結果，消費者選擇用更低的價錢解決民生問題有何不妥？但是，如前所述，市場機制並未如此超然。首先，當這樣決定性的低價出現時，消費者就幾乎失去了選擇權，因為除了它，其他同類型但較高價的商品已經不存在消費者的眼中。同時，這樣的購買行為，也在鼓勵背後的跨國公司和血汗工廠加強強悍的作風和虛偽的面具。其次，為了要與這樣低價的商品競爭，其他工廠勢必要裁更多員、將更多工廠設在其他工資較低的國家，並且用更低品質的原料、生產和運送方式製造更粗糙的產品，最後市面上充斥著每下愈沉的產品，則

消費者除非是用比以前更高的價錢，否則無法買到過去稱為「一般品質」的商品。

最後，其實省下來的價錢其實仍然存在的，儘管短期內看不見。但當食髓知味的全球性連鎖大賣場，在用更多的資本，侵吞掉其他在地的雜貨店或各型店鋪，用更蠻橫的態度，決定消費者的生活後，開始意圖二十四小時營業，不讓便利商店和夜市專美於前，張開大口，要將紙鈔、硬幣和各色金融卡片一口吞盡，這筆價格就顯出它的價值了。本，侵吞掉其他在地的雜貨店或各型店鋪，用更蠻橫的態度，決定消費者的生活後，開始意圖二十四小時營業，不讓便利商店和夜市專美於前，張開大口，要將紙鈔、硬幣和各色金融卡片一口吞盡，這筆價格就顯出它的價值了。

結語

當我們在迎接這樣的消費，我們就在迎接其背後所代表的經營模式和生活態度，以及其所帶來的一連串後果。倘若我們都相信金錢的價值不是絕對的，而應該是由金錢所能換得的物品來相對性決定的話，那麼當我們在消費我們所重視的金錢或商品的價格時，是否應該



一些工廠主把工人們圈在著火時不易逃生的車間裏勞作、讓孩子們接觸危險的化學品、工作時間不許上廁所、肆意進行性騷擾、強迫勞工連續加班、解雇任何想組建工會的工人等等，這些行為無疑是極不人道的。

要考慮，這個價格，究竟是為我們的未來在買進什麼，又在為全球各地的人民、環境、社會和文化賣出什麼？

紙鈔和硬幣，依舊帶著川流不息的人潮，在車馬喧騰的大馬路上奔波。它們領著孩子體驗麥當勞的速食神話，它們帶著上班族和大學生進入星巴克的咖啡奇蹟，最後，它們擁著家庭主婦在家樂福挑選最便宜的價格、累積最合算的點數。金錢疊上金錢，不斷在這些地方進行永不對等的鍊金術，即使最後真的鍊出金子，得到它的決不會是生產者或消費者，但是，其過程所產生的、有形無形的毒物和廢棄物，沒有一個鍊金術士會吝於貢獻社會，讓所有人共同分擔。

延伸閱讀

公平貿易咖啡的真象？

比較看看

這兩個組織對同一事情

不同的看法和作法

讓我們對公平貿易咖啡有更清楚的認識

香港樂施會

<http://www.oxfam.org.hk/public/>

咖啡貿易

http://www.maketradeair.org.hk/irad/concern5_1.html

圖片來源

1. Israelis marks anti-McDonald's day

<http://www.animalliberationfront.com/ALFront>

請別問我：

西子灣的落日餘暉愛河畔的花語和節拍的兩點到哪兒去了？
當工農勞動的價值被踐踏至血汗無歸
當破敗的農村農田撐不起一口子生計
當新聞媒體反覆上演著色慾腥的戲碼
當自由僅止於市場民主已化為選票
我憤怒悲愴的思維運動已不容許我顫抖著雙手
堆砌著形而上的華美辭藻訴說著隱諱的感覺與羞澀的情愛
情願依順著我的知覺意識毫不退讓地自掘、自覺與自決

Strike：打擊、攻擊、發現、襲擊、衝撞、罷工.....

邊緣 strike 持續進行著

就地戰鬥 隨處是戰場

我不斷尋找／轉換著自己戰鬥的位置

游擊戰不見得是衝鋒陷陣

提起筆桿 串連發聲，同樣力道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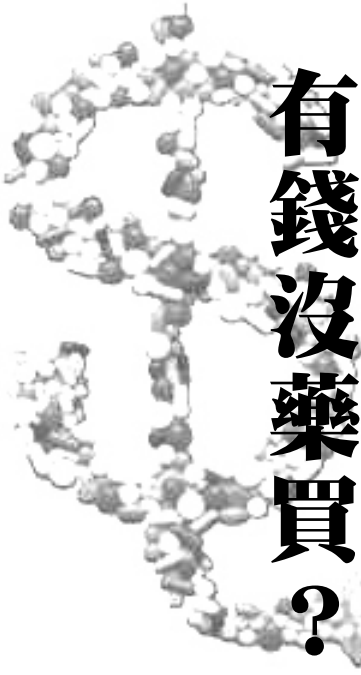
就這樣 持續連結

與島嶼南北努力奮鬥的工作者們

胡耿豪

2006.5.28 寫於高雄





有錢沒藥買？有藥沒錢買？

藥物專利與跨國藥廠市場壟斷之批判

文／胡耿豪

由於禽流感在全球引起的恐慌，造成被視為對H5N1型禽流感病毒最有效的治療藥物「克流感」（Tamiflu）全球大缺貨。為了因應禽流感可能爆發的大規模傳染，歐洲與亞洲的許多國家都已經開始囤積克流感，台灣政府日前也積極展開各種應變措施，焦慮的民眾更是積極加入搶購克流感的行列，有門道者試圖透過記者、醫師來採購，甚至有民眾掛門診要求以三到五倍的價格購買克流感，讓醫療人員十分困擾。

面對一個被預言可能造成全球百萬人口死亡的疾病，儘管有藥可醫，然而全球現有的生產能力卻是嚴重不足，掌握有克流感藥物專利的瑞士羅氏大藥廠儼然在這場禽流感議題風暴中扮演了極關鍵的角色。

藥從哪裡來？

——且看跨國大藥廠蠻橫嘴臉

在世界衛生組織警告各國政府必須儲備足以保護25%人口的抗病毒藥物後，為避免防疫出現漏洞，衛生署今年八月即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及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進行自製克流感的研究開發，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九月份表示已經掌握了生產克流感的技術，並且一方面要求與羅氏大藥廠展開克流感製造授權的協商，同時也以「國家緊急情況」為由，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強制授權生產克流感。在此期間，也有印度企業表示將製造克流感的仿製藥，以低價出售給那些買不起正牌克流感的國家；泰國疾病管制部部長則宣稱該國科學家已經開始測試克流感的仿製藥，「我們

為了得到這種藥物(或)疫苗甘冒任何風險。」他在電話訪問中表達了這般決心。事實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和許多其他國家官員也都曾公開要求羅氏藥廠，不要再因為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影響了藥物供應。

然而，面臨各界強大壓力的羅氏藥廠至今卻僅做出有限的讓步，回應的重點也不外乎表示將增加產能、歡迎任何「有能力的公司」與之洽談變通辦法。擁有克流感專利直至2016年的羅氏藥廠，不斷以生產過程需高度技術且耗時、藥品質與量皆須高標準等理由，作為搪塞各國政府要求專利權釋出的藉口，甚至連其所聲稱樂意洽談的企業對象，至今也沒有一家協商成功的，羅氏藥廠壟斷市場，企圖從中謀取暴利的意圖昭然若揭。

更令人髮指的是，羅氏藥廠自己的生產線其實非常有限，目前全球的儲備量都還遠低於百分之十的安全量標準，羅氏藥廠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期內，生產出全球最低需求門檻的藥量，按照國際衛生專家的說法，禽流感有可能在今年秋天到明年冬天之間擴大，單憑羅氏藥廠的生產力，一但疫情爆發，勢必陷入窘境，無異是拿人命做為海撈一筆的籌碼！這種只顧著靠專利權謀取利益，卻要人命、道德靠邊站的無良企業，大眾應當給予嚴厲譴責！

台灣羅氏藥廠十月中旬所發佈對克流感的公開聲明稿中，雖然多是詭辯之詞，但是其中一點的內容，倒是提出了一個需要認真思辨的問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司，台灣羅氏大藥廠始終確保有足夠的存貨因應正常流感季節所需之克流感。然而在禽

流感並未爆發，且目前對克流感的需求異常的狀況下，台灣羅氏大藥廠對於接到的訂單，會依據我們在過去四年間行銷克流感的歷史資料採取控管出貨。此方式最終將有益於防止濫用克流感所引發之抗藥性，並預防任何不負責任之個人或機構之不當操作。」（節錄自台灣羅氏大藥廠對克流感之公開聲明稿第二點）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在疫情尚未開始之前便大量生產治療藥物，是很有可能因為藥物的管控不當，造成民眾在非理性的恐慌之下濫用藥物，甚至致使病毒提前產生了抗藥性。基於這樣的考量，是否讓任何國家的政府或私人企業大量生產克流感確實是一個需要被認真討論的爭點，不過，這樣的理由絕對不應該被引用作為以跨國大藥廠專利、利益為考量的擋箭牌！

窮人沒有生病的權利？

——智慧財產權與藥物專利之惡

看到羅氏公司這般窮極貪婪的模樣，我們不禁要問：到底這些國際大藥廠憑藉著什麼可以這般蠻橫卻絲毫不受制裁、約束？追究其根本之惡，正是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底下一籃子協議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在為它撐腰，TRIPS是一個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協議，於一九九五年世貿成立時即時生效，它將生物科技和藥物的智慧財產權納入保護範圍，並且把「新發明產品」及其製造過程的專利權期限劃一為二十年，據此羅氏藥廠獲得了一把強而有力保護傘。

TRIPS之惡，最顯著的例子是關於愛滋病的防治。在非洲國家約有三千萬人感染愛滋病毒，原本若從印度、巴西等國購買其製造的、相對便宜的學名藥，將有助於愛滋病的控制，然而跨國藥廠卻透過他們的政府威脅非洲國家，要在WTO提起訴訟，控告他們違反智慧財產權。這些藥廠阻礙非洲國家購買較便宜的救命藥，讓愛滋病蔓延更加嚴重。

根據統計，全球每年約有一千一百萬人死於傳染病，其中大多數為落後國家的貧窮人民。以當前世界的藥物研發水準，大量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然而諷刺的是，窮人卻往往因沒錢購買昂貴藥物而失去生存的權利。造成這個情況的主因之一，便是TRIPS高度保護跨國大藥廠，讓它們壟斷藥物市場，並將藥價訂得很高。事實上，TRIPS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是最大的。不若低度開發國家於西元2016年前尚可於國內合法製造與原廠牌藥物成分相同的學名藥^{註1}，發展中國家的藥物幾乎都是從國外藥廠進口的專利藥，昂貴的價格讓一般民眾難以負擔。加上發展中國家的製藥水平有限；即使擁有藥物生產技術的發展中國家，亦未必有能力向專利持有人支付巨額的專利權使用費。故此，不少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都處於有藥可醫，但無錢買藥的困局。^{註2}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智慧財產權所保護的是普羅大眾的健康權益，還是保護那些在

專利權大傘遮蔽之下拼命榨錢的跨國大藥廠？

後記

儘管衛生署正雙管齊下、大動作爭取提升國內克流感藥物的存量，但是民眾實在沒必要跟著窮緊張，尤其切忌盲目搶購克流感藥物。克流感的使用方法在針對H5N1病毒所引起的流感時所需要的劑量得依照醫師的處方作適當的加重，並且可能尚須配合其他藥物的使用才能有效治療，民眾私下以高價購買克流感不僅傷財，更可能因為濫用而造成身體的傷害，甚至促使病毒的抗藥性提早出現，讓整個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那麼，在禽流感的防疫上除了從消極的冷靜處變到依循社區防疫的步驟以形成有效率的社會管理控制機制之外，我們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的做些什麼呢？下一次WTO部長級會議將於今年十二月中在香港舉行(本文寫作時間為2005/11/20)，而各地反全球化運動人士也將在香港集結，要求與會各國糾正不公平的貿易，終結貧窮與苦難。台灣離香港並不遠，或許大家可以在時間與經濟皆允許的情況下到場聲援，或者透過網路的連署、串聯來為創造一個維護社會公義的全球化環境出一分力！

圖片來源

www.healingdaily.com

註1 2001年在多哈會談席間，WTO各成員國簽署宣言，同意把有關藥物專利的規定，延至2016年才適用於低度發展國家。換言之，這些國家在未來十年內可合法生產與品牌藥物配方相同的非品牌配方藥(俗稱仿製藥)；此外，任何成員國的政府，在基於公眾利益的情況下(例如國內出現疫症時)可獲發出「特許牌照」，在毋需得到專利權持有人同意

自由階級的權力

文/洪嘉澤

我們看電視、上網、讀書報。我們生活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或空間）。我們除了眼所見身邊的幾棟建築我們甚至說得出外國地名，看過圖片，還有，親身到過。種種指證，開始讓我們以為地球很小，地球村、全球化之類的字眼一時之間被鬧得沸沸揚揚。

最近的藝文界流行著「流浪」的風潮。所謂流浪，從準備機票車資住宿費用餐錢、護照地圖旅遊介紹地方資料、到相機MP3錄音機DV筆電。嗯，還有什麼忘了帶的嗎？

或者說，當你走在路上，正前往某個目的地或隨便逛逛。有曾注意過自己是怎麼走的嗎？（就這樣走阿，難不成還倒立？）我的意思是，例如走在高雄的馬路上，心裡浮現著棋盤格狀的街道圖；或者在台北的捷運系統裡，走進地下道、上車、走出地下道，抬頭看著不連續變換的天空……；或者，在任何一個商圈裡面，走在騎樓裡邊瀏覽著櫥窗，走在人行道上望著招牌，認路的方式記著或看著地標前進。

在每一個當下，有否靈光一閃或閒閒無聊地想著：自己怎麼會這樣做呢？（是呀，為什麼走路而不是倒立呢？）舉個例子，當你走進便利店時，你看到

好多種選擇：很多品牌的餅乾、飲料、雜誌、遊戲點數卡……。你有好多「選擇」，然後，你滿足於這樣的選擇嗎？我是說，想買的東西是不是腦海中正零散著某廣告的片段？有沒有可能跟櫃臺說：「我要買一份快樂、一位男／女朋友、一碗撒尿牛丸…」（保安～！

保安～）

我要說的是，身邊隨手可得的資訊，是不是都經過處理的第二手資訊？

（包含你正在看的這篇文，沒錯我是很有目的性的）這些處理可能會是「你應該……」、「你最好擁有……」、「這個讓你快樂」。舉個例子好了，怎麼會要有／喜歡坐捷運？在你強烈的想要捷運之前，是不是政府跟你說捷運這個東西很好

（而且只講捷運沒別的了），新的科技產物是一種潮流，現代化是一件好事，政府要蓋捷運，捷運要經過的路線，這都是誰決定的呢？

圖窮匕現，我的目的來了。光是地圖這種事，仔細一點說，像你坐上捷運你只能在那些站名中選一個下車，或者，一個商圈為什麼要座落在那裡呢？地圖這種事，擁有決定權的不是你。如



果是住在郊區的人或許會比較有感覺一點，像是童年回憶中離家不遠處的空地是村裡孩子大會的所在，如今是個地下道入口；從前很習慣的小巷弄閉著眼拐著彎著就到王大娘家借醬油，如今變成一條四線道馬路兩旁商店林立；山腳的竹林與一些採竹筍與做山的農家，一轉眼全都搬走了接著開了一間民宿……，你原本習慣的變成另一種習慣，好巧不巧的是另一種習慣你到其他城市可以完全不花力氣的套用，一模一樣。對於你原本的，你不曾生氣或歎，因為有個很大的聲音一直大聲嚷嚷著：現代化好、經濟繁榮讚，然後跟著一起很快樂。

真的快樂嗎？

在這些現代化的場景中你於是不斷重複一樣的動作。被告知的而衍生出來的慾望，然後快去消費。你最好有車、最好有房子、金融卡、誠品卡、星巴克隨行卡、名牌服飾、還有「流浪」。有車有房還可以吹冷氣喝咖啡的人為什麼還要流浪？有一些人會急忙著反應做澄清，這是旅遊，或說是要見見世面。

在現代化的場景中大多數人都一樣地打卡計時、一樣地排隊付帳，經過捷運收票台的柵欄機關卡榫一格一格地，坐在辦公室裡座位一格一格地……機械般地精密運轉，巨大零件裡的小環節，一成不變的苦悶，於是針對苦悶發出的小小反叛而興起了旅遊、興起了流浪、興起了與商業利益結合的產業活動。

「自由」，在第二手資料的催眠底下，混合了政策的限制、地理因素的藩籬、價格的差異，而變得困難了起來，至少對錢以及懦弱怕大改變的人性來說是如此。

錢，資本，等同於自由。只要花掉某程度的錢就可以從城市到鄉村、從甲國到乙國，去商業消費，去文化消費，

去資源消費；消費（被催眠而成的）以解決苦悶。如果花費不起的人呢，只好繼續苦悶地留在崗位上，以及用來對比並強化另一種階級的快樂；如同演證法那樣不斷正回饋地強化了催眠。

階級，是的，在長久的催眠之下，追求自由已經演變成階級的鬥爭。既得利益者在有意無意中為了追求或穩固其利益，不斷地打壓（搶奪）位置低下的其他人們（對比於自己自然生成的剩餘價值，搜刮很多他人的剩餘價值真的比較多且快）。可想過，類似股市場中那樣瘋狂慾望著的投機性資金，同等於股東大會上詭異氣氛中所做的決定，天廳下達人間，一個地方的居民的工作將得不到足夠的報酬（何謂不夠？不夠到消費不起自由，甚至吃飯），該地的自然資源被破壞殆盡，一片荒蕪之後資本家大可拍拍屁股走人，而居民買不起機票船票以尋求其他機會，這就是活生生的階級。

可移動的以及不可移動的，或甚至不可移動的再加上被催眠的。其實還有許多詭計在這場喪心病狂的追逐戰之中不斷地被試探、摸索、成長以及更替；在這樣資訊爆炸並沾沾自喜地認為累積了非常多的第二手資料的時代裡，或許

新契約的陷阱！國軍左營醫院引爆勞資爭議

文/嚴禁胡搞

*原文為2005年高市勞工局五一勞動特刊稿

去年年底高雄市國軍左營醫院爆發勞資爭議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成立調查委員會介入調解，歷經三次調解委員會議後，院方終於同意恢復員工原薪資，並依照勞基法給予應有的特休假。

勞資爭議的導火線，在於九十三年十二月底院方要求該院附設民眾診療處一百七十位員工，在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簽立一份新的勞動契約書。依據新契約書的內容，員工薪資將調降3000元至4000元不等，並由全時工作人員改為部分工時人員，過去四到十年不等的年資將全部歸零，特休假年資要從九十四年一月一日重新起算。由於時間急迫，多數員工還來不及全盤了解新契約的內容就已經草率簽訂。然而，包括六位護理之家、兩位在洗腎室工作的護士，以及兩位檢驗師不滿勞動條件降低，拒絕簽新約，他們向國軍左營醫院產業工會陳情，並委託工會全權處理。儘管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已經確定將成立調查委員會介入調解，院方卻試圖搶在九十三年的最後一天解雇這十位員工，還寄發了存證信函。「在洗腎室我們的級職雖是部份工時，但我們與一般正式員工一樣輪班，在工作量沒有減少的情況下，不答應被降薪、不答應年資被歸零，便被告知明天不用

來上班了，勞工真悲慘！只能忍氣吞聲過日子嗎？」一位員工向工會如此陳情。

在第一次調解會議中，院方表示，「勞方等人以前為單一薪給，?求與正式員工薪資結構相同，故將其改變，年資約可增加增加10~20%。」院方估計增加10~20%的年薪，其實是醫勤獎金、年終獎金、退休金等福利事項，這些「不定數」被資方巧妙地納入薪資計算，意圖說服員工相信自己會獲得更好的工作條件，對於務實面對生計的員工們來說，實在很難覺得安穩。

左營國軍醫院產業工會認為，依據新契約內容，勞方人員於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比照適用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而勞方工作時間每日都超過八個小時，工昨量上實屬全時工作勞工，但是院方自訂的契約中卻以「部分工時」人員來規範，顯然已經違反契約之法令規定。此外，這個爭議案中的員工均已在醫院服務多年，薪資金額應該要由勞資雙方協商議價同意後，才得以簽訂契約，然而，事實上院方從未與員工商議工資報酬，就斷然調降員工薪資，枉顧員工權益至此，實在令人氣憤。

此外，院方自訂的契約書中第六

條第一款關於年資計算的部分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契約中提及：自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起計算年資；而契約第十條第二款中卻規定：乙方（勞方）自本契約生效之日起比照適用現行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依照現行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本次爭議案中的員工並未轉換事業單位，他們以往的工作年資即使在簽訂新契約後也應該合併計算，而上述新契約中的兩條規定顯然互相矛盾，契約第六條第二款已經違反勞動基準法的法令規定，該條文應屬無效。

「其實，院方在員工年資計算這方面，長期以來都有一套規避的方法。只要讓員工在『軍醫院』（即左營醫院）及『民診處』來回調動，工作年資就會因為被中斷而無法累計啦！」工會幹部苦笑地說。由於國軍左營醫院的員工編制裡面包括軍醫院及民眾診療服務處兩個區塊，軍醫院編制中的非軍職人員屬於軍聘僱，因屬於國防事業非軍職人員工作者身分，所以適用勞基法；而民診處的非軍職人員則屬民聘僱，因民診處被歸類為醫療保健服務業下的公立醫療院所而被認定不適用勞基法。事實上，儘管在編制上有「左營醫院」與「民診處」兩個不同的事業單位，真正的工作場所中並沒有如此明確的區分，而且看診的病患也軍民不分。公部門的編制中保留了這樣的灰色地帶，對於員工的工作權益確實是一大威脅。

這次勞資爭議案中另一個讓工會十分在意的，是關於「醫勤獎金」的發放。院方所提醫勤獎金依照「醫勤獎金核發規定」，

一般官兵與民診作業人員皆為每月發放，依照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的規定醫勤獎金也屬於工資的一部份，但是，在適用勞基法前（八十七年七月一日）院方卻片面將民診作業人員的獎金改為三節發放，顯然是為了規避法令規定。

由於工會的努力爭取，透過調查委員會的介入調解，三月十八日第三次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上，院方終於作出讓步，讓本次爭議案的員工恢復原九十三年十二月份的薪資標準，並依據勞基法規定享有特休假；也有部分員工同意薪資調整，但要求增加醫勤獎金的點數。對於國軍左營醫院產業工會來說，儘管這次勞資爭議案算是有了具體的成果，可以說是不負所託，然而，這個事件中所顯現出來的眾多問題並沒有因為勞資雙方達成協議的而獲得解決。工會幹部表示，除了醫勤獎金未按月發放之外，獎金點數分配的不公、分配結構的決定程序以及這些數字背後所隱藏的意義都充滿了爭議，這些將是國軍左營醫院產業工會接下來必須挑戰的課題。



國軍左營總醫院

台企銀罷工第二天——高雄現場報導

文／劉芷茗

台企銀全台罷工的第二天，南部的員工們實踐了前一天的承諾，上午九點不到，台企銀五福三路分行前便已集結了四百多名來自嘉南、高屏地區的員工，響應這一波罷工行動的員工陸續趕到，中午以前現場人數已經超過了六百人。

延續了前一天高昂的情緒，現場高掛「反合併—反對賤賣全民資產」、「反財閥—反對財閥治國」、「顧飯碗—反失業、要工作」鮮豔布條，員工們執起了自製的標語看板、架起了道具，更堅定地呼著口號，宣示「反合併」、「反財團」、「顧飯碗」、「要專業」的決心。台企銀產業工會幹部表示，先前提高8月27日罷工投票的門檻就是為了有效將員工優退、工作待遇列入決標的條件，令有意競標的金控公司打退堂鼓，進而達成流標、併購失敗的目的，而這一波的成功動員，便是接下來工會與資方談判的籌碼。

上午，國民黨籍立委黃昭順、林益世及無黨籍立委邱毅分別到現場對罷工員工們做了精神喊話，「現在賣台企銀，再來就要賣中央信託，政府都在圖利財團賤賣全民資產，我們做立委的都在看……相信民眾的心會覺醒！」立委林益世這麼說。台企銀工會理事吳正加呼籲在野黨能夠凝聚在野力量制衡政府，到場立委也都承諾將為員工權益發聲、做勞方的後盾。

中午用餐時間，立委黃昭順

二度來到，同行的還有國民黨籍立委李復興，高雄市議員黃添財、陳玫娟、黃柏霖、莊啟旺等人，到場立委、議員痛批民進黨「過去總是指稱國民黨與黑金掛鉤，其實民進黨才是與白金（財團）掛鉤」，笑稱自己也是台企銀忠實客戶的立委李復興說：「國民黨時代至少還沒機會讓你們罷工，還是國民黨比較好吧？……國民黨立院黨團、市議員都會與大家站在一起！」

一位特地趕來聲援罷工的台企銀客戶陳小姐透過擴音器鼓舞現場罷工的員工：「你們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反應出我們客戶的心聲。加油！」「如果中小企業賠錢、銀行服務不好、經營不利，那麼要併購還沒話講，但是現在台企銀明明是賺錢的，居然還要談併購，真是沒道理呀。」同樣是客戶的一位里長伯這麼說。工會幹部表示：「會演變成今天的情況，造成客戶的不便，絕對不是員工的問題，是政府的問題！」

上午十一點，台企銀工會理事吳正加宣佈全台各區的罷工率：「……南二區60%」，頓時現場歡聲雷動、士氣更加高亢，全員罷工的高雄市博愛分行派出代表帶領大家高喊加油；苓雅分行的代表則即興演出，帶著現場員工一句一句呼喊「兵強馬壯、眾志成城；合併破局、唯有團結；畜牲下台、唯有團結」，他說：「等死不如戰死，十年後再來回顧，一切都會覺得值得。」一位資深員工說：「前一天有一

位客戶來銀行說要解約，我問他為什麼要解約？他說他擔心接下來台企銀會被擠兌或沒辦法正常提供服務。我跟他說『你應該要擔心的是，如果台企銀被財團併購了，就只會服務少數金主，傷害中小企業的金融權利，你以後還能有3.5%的低率貸款嗎？』台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嘛！想到自己的小孩以後也要創業，需要低率貸款，那些財團壟斷的銀行會貸嗎？現在人民失業的失業、跳樓的跳樓，政府的施政效率不好應該要自己下台，不要犧牲小老百姓的生活！」



標語內容：

「台勞不如泰勞」

「公股銀行聯合罷工」

布條內容：

「反財閥-反對財閥治國」



台企銀員工高舉布條罷工抗議

布條內容：

「顧飯碗-反失業、要工作」

「反合併、要專業、反財閥、顧飯碗」

前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秘書長，目前在英國艾塞克斯大學〈Univ. of Essex〉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邱毓斌也抽空來到現場，帶領著現場罷工的員工面向五福三路，象徵著對著社會大眾喊話，齊聲高唱：「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是力量！」現場的氣氛沸騰到了最高點。

超過六成的罷工率、七百多人的現場集結，在這一波的罷工行動中，台企銀南部的員工展現了高度的向心力。台企銀工會已宣佈9月12日星期一將持續罷工，相信經過週休二日的進一步動員，罷工的效應將持續擴大，對銀行及財政部施予更大的壓力。



反派遣奴工，要正式聘僱！

記11/23高雄市公車處派遣駕駛記者會現場

文/嚴禁胡搞

◎原文為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工議》雜誌約稿

寂靜的凌晨四點，統聯客運九如站前，幾位公車駕駛長們已經聚集在候車的座椅旁。空氣裡透著涼意，謝大姐的禦寒外套裡還敬業地穿著平日駕駛公車的淡藍色工作服，袖子上繡著「海天企業社」五個紅字。「海天企業社」是他們委身的人力派遣公司，他們是第一批高雄市交通局公車處委外聘僱的派遣司機。今天，他們要搭夜車北上，要到立法院出席「反派遣奴工，要正式聘僱」的記者會。

假委外、真派遣，

市府、派遣公司聯手剝削勞工！

在記者會現場，全國總工會理事長、立委林惠官指控：在謝長廷擔任高雄市長任內，高雄市公車處在「勞動派遣法」尚未立法通過下，涉嫌偽造文書，以一只「公務車輛駕駛人力委託外包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的行政命令，偽稱「營業公共汽車」為「公務用車輛」，將177名駕駛工作「委外」給登記於台南市一棟民宅的「海天企業社」。高雄市公車處按月給付海天企業社每個人頭43000元，而海天給駕駛長的薪水卻只有34000元，一個人就獲利了9000元的價差，一年半以來估計不當獲利近三

千萬元！

勞動人權協會總幹事王娟萍表示：「公車是市民中最弱勢者在使用的。台北市的公車在捷運通車之後，有些路段尚且免費，然而高雄市卻要將路權委外、私營，讓財團去使用，不但要終結高雄市公車，也終結了公車駕駛們的工作權，這是我們高雄市的公車駕駛們所無法容忍的！」

派遣駕駛淪為公車處「外勞」，

只有剝削、沒有福利！

一位派遣駕駛長痛陳：「派遣駕駛沒有年節加給，不能請病假、特休假，所有的請假一律稱為事假，每請一天事假，還要到扣一天的薪水；國定假日加班沒有加班費，甚至遇到颱風天，正職駕駛依照公告休假，我們卻還要工作。我們做的工作和正職司機一模一樣，為什麼待遇會差這麼多？」

事實上，海天企業社不僅違法勞健保高薪低報（只替派遣駕駛投保16,500等級，不同意者則自行補貼1000元至職業工會加保），在派遣駕駛之意外事故與行車安全方面更是完全不負責，一旦發生事故，便

將責任轉嫁至駕駛個人身上，除了強制險理賠的部分以外，全額都得由肇事的駕駛自行負擔。面對這般情事，市公車的主管機關高雄市公車處卻以「並非派遣駕駛之雇主」為藉口，拒絕共同擔負賠償責任，不僅不義於派遣駕駛，更全然漠視市民的人身安



公家機關帶頭違法，

又見高捷弊案翻版？

針對公車處與派遣公司的違法事實，前台中客運工會常務理事黃河宗指出：「依勞動基準法第九條，高雄市公車的委外司機是屬於連續工作性質，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特定性工作不得超過一年，若超過一年，應到主管機關核備，若公車處沒有將服務滿一年的司機報請主管機關高雄市勞工局核備，便是違法！而派遣駕駛們沒有國定假日、特別假日，則分別違反了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至於招標過程中，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交代公共工程委員會，透過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招標，而招標項目中所列的是『公務車輛』而非『公共汽車』，公務車輛是白牌的，公車是綠牌的，營

業車跟自用車絕對不一樣！這樣已經涉嫌利益輸送，依照公務員服務法、刑法^{註1}，可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海天』以一個登記於地方、僅有200萬資本額，甚至連個招牌都沒有的企業社，自2001年十月以來，共承攬35件公共工程及公立學校的人力派遣，總金額高達一億一千多元！我們合理地懷疑『海天』背後有雄厚的政商關係，這是繼高捷弊案後又一樁極大的官商勾結弊案！」

記者會後，派遣駕駛代表們與現場的工運團體、人士一同高喊訴求：「謝長廷還我公道！反派遣奴工！要正式聘僱！」

然而，記者會只是一場抗爭的開端，「高雄市公車處委外駕駛自救會」才剛組織起步，無論是派遣駕駛們對於公車處的訴求，或者整個工運界對於「勞動派遣」的對抗，都將是一場漫漫長征。





關於台灣醫學生論壇台灣醫學生論壇

「台灣醫學生論壇」正式籌組於2005年六月，其前身為「醫學生論壇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最初的目的是與響應衛生署的號召，籌辦「2005年全國醫學生領袖高峰會」（2005年4月），並於2005年6月與衛生署、台灣社會改造學會合作，舉辦了第一次「醫學生論壇」（然而該活動被衛生署定位為另一次醫學生領袖高峰會）。爾後，籌備委員有感於與公部門

「醫學教育的蛻變與展翅」籌備宗旨

繼2005年於長庚大學舉行了「醫學生社會參與的想像—展望下一個20年」的全國醫學生研討會活動，促成近年來在由醫學生主導的校園/社區/社會參與、實踐經驗得以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今年「台灣醫學生論壇」將關注的焦點指向「醫學教育」本身。究竟一位醫師的養成究竟需要經歷什麼樣的訓練？（人道、社會的）關在醫學教育的課程設計中，該如何被內化為醫師本質？這樣的討論總是不斷地進行著。長久以來，作為身受教育者的學生們，在教育制度及課程的流變過程中，總是扮演著被動的角色，直至近幾年，「學生參與課程的設計」始一度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概念。然而，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課程的行程，推動的學生本身在該課程的主題上，必然得具備豐厚的知識、實務基礎，課程的持續展演更需要強烈的熱情支持，這些條件的出現委實不易，而學生主導課程也因此往往成了與「個人」絕對相關的曇花一現。就如同啟蒙的火炬必須被傳承，這些寶貴的經驗同樣需要被看見，我們將在「台灣醫學生論壇—醫學教育的蛻變與展翅」討論會中回顧近年來曾經在各醫學院出開花結實的課程經驗，期待能透過經驗的再現，促成學生重新思考課程的意義，散播下一波醫學教育改革的種子。

此外，近年來醫學專業教育面臨急遽地轉型，國內一些醫學院的課程已由傳統分科、循序漸進的課程模式，逐漸轉換為依系統功能、配合臨床問題導向的整合模式，甚至輔大醫學系更獨立發展出一套強調以問題導向為基礎的教學方式。為了改善醫學

生面對日益龐大的醫學專業知識的學習效率、強化基礎與臨床之間的連結，課程的調整顯然已經成為不得不然的主流趨勢。然而，儘管各大醫學院的教育改革主導者盡皆宣稱各校的新課程將帶來更多優勢，作為身受教育者的各校醫學生們面對課程變動所帶來的劇烈衝擊，也表現出了不一致的反應。當下，我們尚無法評斷新的課程模式是否能夠如其所承諾地帶給學生更有效率的學習，但是課程轉變後所顯現的一些現象，卻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學生對於課業以外的事務明顯變的冷漠；公眾事務的參與度下降，校內社團的能動性也漸趨衰竭。

課程的過渡期間，主導課程推動者與作為受教者的學生之間的互動與回饋顯然是攸關整個課程制度變動的關鍵因素。對於新課程的內容及教學模式是否適當，若不是經過充分的時間檢驗以及深入的反復檢視探討，我們根本不可能客觀地下判定，甚至新制所遵循的指導原則是否真的承諾了更完善的臨床醫學教育，同樣有待觀察。當前學生唯一能夠積極作為的，就是誠實檢視學習狀況，並有效地與課程的設計者進行溝通。共識的形成是需要經歷審慎思辨的，除了深刻的反省學習經驗外，還要有充分的資訊作為對照。遺憾的是，對於學生來說，資訊的取得往往是囿於課程主導的師長們所提供的資料及其片面說辭。「台灣醫學生論壇—醫學教育的蛻變與展翅」討論會的另一個主軸，便是透過邀請經歷了不同課程模式的學生們來分享並剖析他們的學習經驗，令資訊得以流通，進而促使理性的討論得以開展。

醫療為主體的醫學生實踐模式

批判與質疑

文／胡耿豪

標題背景
漫天飄灑的種籽

近年來「醫學人文教育」蔚為風潮，在這樣的環境氛圍洗禮下，醫學生多半能對醫病關係都能有較為謙卑的認識，相較理工學院的學生也稍微多涉獵了一點社會人文的常識。然而，龐大的背誦功夫以及技術性知識的學習，早已佔據了醫學生大部分的時間，高度專業的技術與越分越細專科化趨勢，確實提供了更精緻的醫學技術存在的條件，但是，醫學這門知識絕非可以解釋一切現象的萬能學科，僅擁有醫學知識的醫師、醫學生如何可能在諸般社會議題上獨立扮演力挽狂瀾、救亡圖存的超人角色？在醫師幾乎全面退出社區舞台，遁入高聳醫療大樓的同時，也就註定了要與群眾脫節。另一方面各行業、各學科的高度發展也間接促使各公共領域之間架起了堵堵高牆。在許多醫師前輩的想像中，醫師若不是懷抱著高道德標準緊守著醫療專業，要不就是跨足公共衛生的領域，至少在最低限度上，繼續保有醫師對於醫療公衛政策的主導地位，甚至在他們論及當代醫學界之於社會影響力的逐漸淪陷，也總是宣揚著貫徹醫學界由上至下的一致口徑，試圖透過堅強而絕對的專業「形像」與「說法」，重新馴化社會大眾的身體。

儘管當代的醫學生大多能理解醫學有其極限，然而在面對諸般議題討論時，即便是一個有熱忱的醫學生仍可能深陷盲端而不自知，就以本次論壇所關注的「醫療服務隊」、「社區衛教服務隊」為例，過去醫學生往往視參與這類型的服務隊為接觸人群、揮灑熱情的管道，深信服務隊所提供的服務有助於社區居民的健康照護，或者彌補偏遠地區醫療資源分配的不

足。然而，絲毫無法針對問題背後的複雜結構作根本性回應的傳統醫療服務隊，如今必然得面對其無助於被關注對象的事實。關於這方面的論辯，在「學生醫療工作隊的困境與展望」這個場次/章節裡，已經有了相當精緻的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傳統醫療服務隊漸趨沒落之際，我們發現「國際醫療志工服務隊」這一個與傳統服務隊頗為類似的學生參與模式正在數所醫學院的大力鼓勵贊助之下慢慢地萌發醞釀。這是一個須要投注更多財力、資源才得以成行的模式，與傳統醫療服務隊相仿地以「愛心、熱忱」作為訴求，又添加了「擴展國際觀」的強力號召，對於時下熱忱有餘的醫學生來說，確實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更大的距離限制讓原本必要的蹲點工作變得沒有可能。缺乏實際醫療技術的學生在出隊期間究竟可以給當地居民或合作的醫院什麼樣的協助？尚稱訓練有素、出隊頻率穩定的傳統醫療服務隊的實質功效況且不堪檢視，而所謂的國際醫療志工服務隊究竟能帶來多少效益？我個人對此實在不敢抱有太多浪漫的期待。可以想見，一年一梯次的出隊需要的經費絕對不是小數目，若鉅額開銷的代價只是讓有限的一小群學生能夠來一趟奢侈的「文化消費之旅」，或者搶攻一天的媒體版面，實在很難不讓人感到失望。

就如同上述例子所顯現的，無論是醫學生或是其他以醫師為主要成員的團體，大多以提供醫療服務作為他們的主要實踐模式，然而，一個社會現象的背後總是隱藏著錯綜複雜的原因（例如：原住民的酗酒問題、加工出口區外勞的健康問題、震災的重建

工作），我們不可能期待單憑醫療專業的支援就要徹底將問題解決。儘管這個概念很容易理解，但是我們還是看到許多團體不斷重複著熟練地口頭衛教、文宣發送、量血壓，同時，也不斷地重覆著失敗的經驗。問題總是沒有被有效的解決，而參與行動的工作者仍然單方面地從象徵著愛心、熱忱的義行中獲得心靈上的慰藉與滿足。這真是一個弔詭的現象，但是它確實在社會上不斷地上演。…

我曾經近距離地觀察一個標榜以「國際援助」為主要目標，但主要行動內容為提供高雄某加工出口區外勞義診服務的非營利組織，那是一個以醫師及數位大學生為組成分子的醫療服務團隊，他們每個月會進行一次義診。為了深入瞭解他們的工作內容，我參加了該團體的一次活動（似乎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例行活動）。這個團體在該段時間裡所設定的義務輔助對象，是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的移工，而他們所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務是「量血壓」，當然，團隊內的醫師也會在替外勞量血壓後給予一些就醫的建議。

「量血壓」是一件很簡單的工作，即使是尚未受過醫療專業訓練的幾位學生也能夠順利施行。義診的攤位是擺在當地的一個教堂，當天適逢教會的慶典，參加禮拜的外籍勞工特別多。義診活動在慶典結束後展開，樂觀地說，志工們與幾位拜訪攤位的外籍朋友熱絡的互動，確實頗有一番溫馨氣象，不過，相對來說自願來義診攤位量血壓的外籍朋友顯然有些稀疏，而即使是隨行醫師在手邊沒有必要的醫療器具的條件下，除了簡單的詢問及建議外，顯然也沒辦法給予外

籍朋友進一步的醫療幫助。當天的義診活動就在量血壓及不甚流利的英語對話中進行著。然而，義診活動過程中所觀察到的一些狀況，讓我不禁有些納悶，似乎與我在該次活動行前對這個團體的期待有頗大的落差。

在義診活動結束後的檢討會上，我向隨行的醫師請教了一些關於該加工出口區移工就醫習慣的問題，他們告訴我：「其實這些外勞平常習慣上當地的某所特約醫院看病、做檢查，然而，即使他們在接受了義診所提供的量血壓服務後發現身體有異樣，也還是得回到該特約醫院就醫，因此，對於這些外勞來說，這個醫療行動團隊每月一次的量血壓服務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該位醫師坦白承認義診活動的效果有限，其實並沒有帶給我太多衝擊，當下，我反倒是回想起行前會時，一位積極參與該團隊義診活動的學姊的經驗分享：「在義診的過程裡，可以讓我得到平常在醫院實習時所不能獲得的成就感」憶及此處，我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在基於善意的付出後獲得經驗上的成長與自我肯定，這正是醫療服務隊、義診活動所能提供給參與者最有意義的回饋，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只要一味地觀照自己的需求就夠了，我們還必須去照顧被關注對象的現實需求。繼續以這個關注外勞議題的團體為例，倘若他們確實如組織宗旨所宣稱的，要做到多面向的國際救助，而設定短期內以加工出口區的外勞為服務目標，那麼，我們其實很清楚外勞當前最迫切的須求顯然是改善其勞動條件，而這正是我們不能避而不談的。

「介入外籍勞工勞動條件的改善，我們真的有辦法做到嗎？」當我在檢討會上提出意見後，團隊成員們如此反應。絕大多數的醫師與學生確實缺乏勞動法規方面的知識，要求他們去涉入勞資爭議案的處理或許真的是異想天開，平時僅習於醫療技術的醫師或醫學生，就如同其他具備相當專業技能，同時也高度異化的高級技術人員一般，身陷陌生領域的情境之下，難免顯得困窘笨拙——最不幸的是，相對於深諳傳統經濟學理論的財經官僚，在面對整體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拉大、整體經濟的萎靡不振，總是企圖訴諸開放更大的市場自由度、堅信毫無保留的（資本家的經濟自由）資本市場是一切經濟問題的最終解藥，而醫師與醫學生則陷入了相類似的迷思，例如，過去許多縣市政府的衛生局、處都試圖透過健康生活模式的設計、推廣，欲達成「健康城市」、「健康公民」的目標，然而，即便有再多的研究結果支持適度運動、睡眠的重要性，長期處於超時工作狀態的職業人士（在台灣這幾乎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狀態）如何可能落實理想的生活規律？勞苦大眾何時有過奢求生活品質的權利？幾次在健康講座、課堂上，聽聞任職地區衛生首長的醫界前輩，意氣風發地發表這般如出一轍、見樹不見林的施政計畫，內心實是不勝唏噓。

問題的癥結並非真的隱而不顯，該被提出的疑惑是：既然醫學生與醫師本身的專業技能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擴大連結、引入更多有效的資源來協助我們關注的對象

顯然是絕對必要的，何以醫師或醫學生的團隊總是沒辦法恰到好處地挪用可攫取、連結的社會資源？事實上，在號稱勞工重鎮、素有勞工運動傳統的高雄當地，要找到有實力且長期關注勞工議題的團體並不是那麼困難的，若能連結適當的勞動權益團體，搭配醫療團隊既有的醫療專業，設計一些結合「勞教」、「衛教」的活動，將可望提高外勞對於所處環境的認識，並有助於外勞了解高雄在地有哪些社會援助是可以就近取得的。

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與NGO組織的永續經營、在地扎根息息相關的志工培訓計畫，同樣可能是前景無限、精采可期的。除了「量血壓」之外，我們還能夠設計出什麼樣的課程呢？基於醫學生普遍缺乏勞動權益相關的知識，我建議在課程的設計上，我們不妨跳過那些需要具備大量勞動法規相關知識及經驗方能處理的工作，僅以勞動者處境的書寫及紀實，作為主要目標。我們不妨透過相關勞動權益團體的輔助，安排外勞的口述訪談，做有計畫的文字或影像紀實，互動的過程不只是單方向的學習理解或同理心的建立，若能夠將文字、影像紀錄透過平面刊物的發行及網路媒體做有效的傳播，不啻是幫助這些社會底層的真實現象更有機會被社會大眾看見——資訊的流動與否，決定了一個議題是否能夠形成輿論，這直接關係著我們所關切的這些問題是否能夠有效地被解決（或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改善）。事實上，知識份子之於大環境最有價值之處，便在於他們提供了具有前進性的抽

象思考能力，有別於現實社會中不可避免的利益牽絆下所做的諸般妥協，以及其再現性——無論他們的再生產是原創性的，或者僅是現象的呈現。其實我們不難發現那些社會上唾手可得的資源（這些往往是非營利性組織所提供的免費服務），擬定出客觀條件下具體可行的方案，唯二的重要前提是：意識到社會資源的存在，以及，放下醫療專業的傲慢。

過度執著於「醫療為主體」的迷思，同樣發生在傳統醫療服務隊、國際醫療志工服務，以及諸多醫界團體所發起的援助活動中，甚至在某些醫學大學成立了所謂的「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後，仍然沒辦法有效的建立與社區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太容易將「單向的衛教宣導」當做社區健康營造的全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陷入「醫療為主體」迷思的團體與個人，他們真正照顧到的很可能只是參與者個人的內在需求——成就感、心靈的平靜、甚至是所謂的人道主義的光環。面對原本應該被關照的弱勢對象，「醫學是有它的極限的！」這樣的感慨往往便成了偽善且微不足道的懺悔。

當然，在我提出對於傳統上醫學生社會實踐模式的批評時，並非想要忽略學生個人在公眾參與過程中的心理需求，事實上，我是非常肯定諸般公眾參與形式所帶給參與者的正向回饋的價值。個人生命經驗的累積是透過與其他個體不間斷地互動，即便選擇了「付出」，我們也不必因為豐盛的回饋而感到羞赧，惟獨不可或忘的是最原初的善意。也因此，我想強調「從他者的需求出發」是當代醫學生在嘗試社會實踐時必須持有的基本態度。以此作為出發，我們才能理解並

*原文為寄予各校主講者的會前討論

引言

近年來，從通識教育的大鳴大放、醫學人文的旌張鼓響、PBL課程的引進到課程整合的推動，醫學教育在不同學校間，競相吹起一陣改革之風，不論程度高低、規模大小，我們很容易就感受到這一陣風氣來勢洶洶。儘管，這樣的風向有標為指，從TMAC的評鑑制度、OSCE的推動到國考的題型改制等等，似乎都在指向一個更公平的受教權、更多元的學習管道、更美好的醫療產業願景；但是，身處其中的我們，卻彷彿沙塵微粒，

上，班級幹部們才被學校主動告知此一事實，再轉告同學。換句話說，儘管校方並無意隱瞞，但是大部分學生都是被動的，沒有習慣也沒有管道來主動關心。因此，直到此時，學生才漸漸開始驚惶困惑，不安的種子乘著曖昧不明的風向周轉於師生之間。

行政人員、教師與學生儘管是各自品嚐各自的焦慮，但同樣都在面臨未知數。雖然不知道是基於提供意見、共同面對亦或兩者皆有，校方在明確公開後，確實直接表達了希望學生參與會議提供意見的意思。但學生除了可能不夠了解其重要性，而沒有積極、有組織地參與之外，規畫已經接近完成的課程整合計畫，也讓有心

當風吹來的時候

文
林
自
華

在風刃間互相磨擦碰撞，路線飄忽、不見前路而充滿不安。

不安的根源——急促的助跑

高醫今年（九十四學年度）開始實施的整合計畫從籌畫到實行只有一年的時間，也就是說，整合委員會要緊鑼密鼓的籌備不到一年即要實施的課程。雖然校方很可以依此展示整個計畫的效率和果斷的執行力，但是或許對學生而言時間還是太短，因此「準備太過匆促」在之後的推行過程中仍不斷被拿出來抨擊。雖然這樣一個結合全校資源的計畫沒有刻意隱藏其行跡，整個過程在不停流轉的公文河流之間是相當公開的，但直到在計畫實行半年多以後，課程整合箭在弦

參與的人望之卻步。學生在此時最感疑惑的是針對課程整合本身形成的許多疑問，例如為什麼要改革？以及改了以後跟其他學校的差距等等，但這些問題，在已經開了近一年會議的行政人員或老師的眼裡看來，顯得無視現狀且太不成熟。儘管舉辦了說明會，但雙方的節奏不同，自然無法合鳴。

拿不穩的接力棒

在這樣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改革的主角的接力棒仍然由校方交給了學生——課程整合正式上路了。可惜一開始密集的解剖課讓即使本來對整合充滿期待的學生心情也盪到谷底。許多人開始自力救濟，開始尋找

補習班或者搜括學長姐的資料講義，這些作為是否必要或者是否一定是課程整合之功尚有討論空間，但這樣的情況確實讓學生士氣大落。此後一個個BLOCK過去，雖然課業安排時好時壞，但大部分的BLOCK都有兩次考試，平均每兩到三個禮拜就要承受一次期中、期末考的壓力。除了心理上的負擔，也讓發展學生生活例如社團、公共事務的精力消磨殆盡。

而每一個BLOCK最後一個考試結



活動當日分組討論實景

束後會安排一個回饋時間，讓學生發表意見，由行政人員或老師，尤其是該BLOCK的主負責老師回應。儘答校方表現了誠意，一部分老師為了教學、為了達成完整的「整合」也確實相當用心，但從第一個BLOCK門庭若市、踴躍而激烈的場面到後來逐漸冷卻、門可羅雀的情況，我們也不得不懷疑這樣的機制是否確實發揮其功能及影響力？還是討論空間的經營從來就不該只建立在成效、承諾之上？或者，除了這樣樣版化的你問我答之外，還否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或共識需要併行？

雖然，這樣的情景也許表示課程整合一切順利不再需要改進，但更大的可能是學生對這樣的上課方式

已經適應。適應之後就容易習焉不察，甚而積習難改。對環境產生適應是族群本能，但當環境是可改變的，這樣的適應就更需要充分的討論和選擇。

事在人為

整個課程整合的進行，很容易感受到「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不論是師生雙方，人物的排列組合往往決定許多可能性，這樣的特色是值得把握同時值得省思的。

想想醫學系七年，似乎是一個生產線流程。一批批的醫學生，進入大學後，由戰戰兢兢的啃書態度，到面對人文教育時的海闊天空，接著一個深潭直陷，猛然察覺案頭堆著的不再是藝術陶冶不再是倫理道德，而是翻不完的書、看不完的講義。然後一關關過去，捱過臨床時的槍林彈雨，直到拖著身子推開國考的大門後，終於進入醫療體系、進入另一個全然不同的戰場。

在這樣的過程裡，屬於「學生」那粗糙的一面被一片片削去，逐漸嵌入「醫生」的框架裡。而這樣的框架，究竟隨著一步步的改革，只是一次次插上不同的裝飾，還是確實讓基



中國醫藥大學課程整合經驗
由該系系會長黃柏誠主講

本的框架改變了呢？

或許在問這樣的問題之前，我們應該讓問題回到我們自身，回到更基本的一面：究竟是誰可以或應該決定課程？是有過學習經驗的人、有過工作經驗的人、還是正在學習的人？



活動當日演講實景

為了符合教育公平、合理的理想，這個答案似乎不應該不是「以上皆是」。因此，當身為學習者的我們憧憬更自由、更充實、更廣闊的學習經驗，學生們就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筆開始規畫藍圖。當時幾成熟，我們將這樣的筆尖畫過校園伸入社區，將藍圖蓋過教室駐進社會團體，在這樣的過程中除了為學生添加教師的角色，也為學生角色和社會角色畫上更多連接符號。而當制度有了改變，學生也應該不再矇眼捂耳，而是去看、去研究、去討論出更好的方法，讓每一個人都能在這樣的改變中有所得到有所回饋。藉著看制度的轉變如何影響學生的生活和價

值觀，研究什麼樣的方法才可以和校方進行最有效的溝通，討論學生該用什麼態度共同面對、該用什麼樣的方式決定所有人的意見……凡此種種，逐漸讓頹散的沙粒熔於一爐、合力形塑，用更龐大而完整的自我意識決定碰撞的方位，終致影響風勢，用一種更堅定更穩重的態度，拂徹深淵險峻。



活動當日演講實景



白鷺鷥的天空

文／林自華



*本文為作者參加「二〇六五年思潮社暨阿米巴詩社寒假社遊」拜訪宜蘭穀東俱樂部賴青松先生之心得分享

白鷺鷥畫過滿天絢爛的彩霞，翩然落在淹沒鳥爪的水田裡。牠佇立優雅，長喙堅定地指向水面，雙眼溫柔地看著天光與水波的嬉戲，凝視著知返倦鳥與田螺水蚤的身影彼此交錯，感受到寧靜與喧囂坦誠相見、天與地融合完美。

細茫茫的雨絲，一路從山頭飄來為眼前美景渲染。幾滴調皮的雨滴抓過彩霞，就趁隙將黃昏砸在我們身上。讓原本看白鷺鷥看得發愣的我們趕緊踩過田埂，倉皇躲入水田環繞的小丘。

假期前夕，深冬的南台灣依然陽光炙熱，我們幾個平時玩得風風火火的好朋友，一邊枕書漱字應付期末考，一邊卻忍不住開始計畫假期，有人半開玩笑地提議來場「田園之旅」，大夥兒聽了都大笑起來，說是光聽到這四個字就覺得俗氣又無趣。

聽他們越說越離譜，我忍不住反唇譏諷他們沒見過世面，不屑他們生長於工業港都，吸飽灰煙、喝慣海水，漠漠如織的水田對他們來說，只是零碎的記憶和書本上色度失真的影像，即便是春耕秋收也只是生鏽的記憶，因為

他們從未見過真正的田園。

他們懷疑的眼神讓我馬上決定聯絡穀東俱樂部的賴青松先生，半強迫地邀請他們參加這場「田園之旅」。

穀東俱樂部是一群想要吃「自己種的米」的人所組成的團體。也許是出於健康因素，也許是出於懷舊，也許是出於抵抗市場機制或全球化現實的殘酷，讓這一群人不願只安於超市裡成櫃的包裝米。但是，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種米的技術和時間，於是大家一起雇用了一名「田間管理員」來照顧田地，而每年插秧、收割農忙時，大家會聚在一起當個臨時農夫。而這名身負重任的「田間管理員」，就是我們特地拜訪的賴青松先生。

在小丘的樹蓬下躲雨的時候，賴先生熱心地為我們解說田間工作，包括土層的培養、水流的控制，還有防制福壽螺的心得等等，此外，為了解答我們的疑惑，他也提了一下他從大學時代開始，對「用自然的方式與自然共處」的追尋。我聽到朋友們對田埂上長出的野草好奇不已的談話聲，正想笑他們大驚小怪，賴先生卻很高興地教我們從不同野草群的生長，看一塊田地的農

藥噴灑狀況，還有耕作者對這塊田地的態度，是把土地作為一個套用公式的稻米製造機，還是一塊眾多生命交互作用，逐漸長出糧食的網絡。他的這一番話觸動我心中模糊的角落，讓我重新看待朋友們將白鷺鷥視作珍奇異獸時飽含欣喜的雙眼。

剎那間，我與他們的視角重疊了，雖然眼前的景色依舊，但從心中湧現的新鮮感，卻讓我處處充滿驚奇！雨滴在水面掀起的一圈圈漣漪、水黽滑行的痕跡，都在彼此對話，原來過去我凝視田野的眼睛其實少放了一枚色片，傾聽水田呢喃的耳朵也少裝了一個頻道。儘管先前大言不慚，但其實我跟朋友們一樣，何曾真正看過一片水田？何曾真正體會生命在此流動？

正當我們興奮地談論著，突然賴先生指著一棵樹問我們貴樹大名？幾個城市的孩子看了半天看不出來，尷尬的互望。最後賴先生揭曉答案，才知道原來這就是柚子樹。我這才想起，以前聽長輩們談論過，曾經有過一股股風潮，帶領家鄉的田野成為果樹的領地。

賴先生聽了我的話點點頭，接著說道那是水稻的風光不再，農村的熱力結凍的時候，農人們懷著對未來美好的想像，隨著風潮種下的這片小柚子林，卻因為適應不良兼且照顧的人手不足，終究被歲月碾碎希望，甚至最後連想要砍伐枝幹重新開始的勇氣，都成為一種浪費。於是，種下這些寂寞果樹的農人們只能年年除草，讓這片小丘不致成為荒地，在歛澹紛呈的雲影水光眼前顏面盡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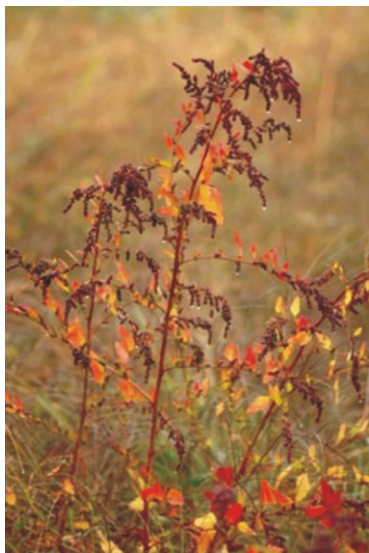
我們聽著，一陣靜默。從烈日狂沙來到微風細雨，從港都煙塵僕僕的瀝青道路來到漠漠水田裡的溼滑田埂，原本參觀遊玩的散懶心情，此刻正被一些不熟悉的情緒搖動著。下意識地抬頭一



看，出乎意料地，原本以為早就隨著雨絲飄落而瀟灑飛去的白鷺鷥，此刻非但無視雨絲的澆淋，反而像在享受著淋浴的快感般，一邊款步慢行，一邊伺機捕獵，擺晃著悠遊自得的身影。

於是我們也學著牠的浪漫，順著田埂跟隨牠清淺的影子前行，活像緊跟鷺鷥媽媽身後的一群小鷺鷥。田邊堆疊整齊的草埔，好像童話故事裡的小屋，在我們心裡點起溫暖燭光；田圳旁色澤嬌翠的菜圃，則讓我們不禁垂涎欲滴；但當我們正沉浸在鷺鷥悠閒浪漫的氣息中，眼前突然出現一座隨意傾倒的垃圾山，讓我不知如何措詞來掩飾心中的難堪；而旁邊鐵絲網圍起的枯地裡，頹敗的草木睜著洞眼望向天空，又像在控訴著什麼。看到我們不解的眼神，賴先生嗓音低沉地說：這就是社會課本裡人口就業曲線圖背後真正的含意，也是飛揚跋扈的經濟成長折線圖下被擊碎的悲哀。我腦海中許許多多片段零碎的想法此時轟然一聲，全部串在一起——過去的我就像那輕巧的白鷺鷥，不論風雨如何猖狂，社會如何剝蝕，牠只知道邁著高雅的步子追求溫飽，卻不知道腳下的泥地正在物換星移。

當白鷺鷥修長的雙腳劃過田水，在飄浮的萍藻上寫下瘦金體的詩篇時，牠可曾想過，有朝一日，當這一



片田地放乾水流、充土填實，或者蓋滿華屋，失去它的身分認證時，那曾經為舞動的秧穗所建立的四季時程，為與自然共存共榮所培養的土地深情，還有農人

對於調控水流的珍貴直覺、以及由此建立的一整套社會結構就會被深深埋葬。

當牠飛過天際，望著自以為是的未來，可曾注意到舉著雙手吶喊的果樹，恐懼地將一根根枝桠伸向天空；插著「賤價出售」牌子的田壟，正害怕將看不見明天升起的太陽。它們屈就於現實的無奈，掙扎於愈來愈深刻的絕望中。

難道，隨著代代傳下的土地含淚蒙塵，白鷺鷥也逐漸吸慣飛揚著微粒的空氣了嗎？難道牠們不曾發覺，原本由這片土地滋養出來的社會，舞動著遙遠而虛幻的城市夢影，一邊敲打著工業化的鑼，一邊吹著國際化的鎖唢，迎娶了名為經濟繁榮的新娘後，被包裹、被分割的土地，並不是天生一壞陳舊的汙泥，而是曾經飽含生命力的大地母親？

我曾經以為，生命的高度，決定於我在那華燈亂舞的城市裡如何瘋狂放肆，或者在那如畫的深夜時分如何縱情沉溺，但現在過往的混亂記憶停下了唯我獨尊的吵雜，在我腦海裡降下風帆逐漸沉沒，因為此時盤據腦海的是一份清冽的醒覺。原來，我們如此恣意的揮霍，隨意的喧囂，是為了

填補身後的空虛，是為了忘記面對未來時的茫然。原來，我們說我們不被束縛，其實是因為我們就像飄蕩田間無根的浮萍般，不敢回顧也不知如何前行。而這一切的答案，就在此刻、就在眼前。

我想起祖父祖母黎明即起，在朝陽中的剪影中揮動長柄水瓢的模樣，而儘管收成的菜葉健康美麗，但向來都只為以饗親友。我曾經納悶這樣的忙碌究竟所為何來，而現在似乎可以想像祖父母，明知道到市場買菜更方便實際，明知道這些種植的辛苦不是為了經濟利益，仍然想守住這沖積萬年而來的大自然的賜予，仍然想保護這迎雨千載而來的土地的尊嚴。我開始想像並深深相信，當他們感嘆著：「土地擺著不用多可惜呀！」的時候，除了是珍惜自然給予的資源，也同時在成就生命的循環。

如斯的話語不間斷地從我們的口中傾吐，最後我們這群心意互通的朋友相視一笑，禁不住相互擁抱起來。賴先生高興地說，雖然今天田裡沒有插下秧苗，但他其實已經種下一畝豐田，預約下一個金澄澄的秋收。

雨絲漸歇，我們深吸一口氣，享受雨後的夕陽輕巧按摩。鷺地，白鷺鷥昂然飛起，牠長喙直朝著山外之山，牠的翅膀上承載著天外之天，彷彿不曾注意到適才的一場小雨以及我們的小鷺學步。但這一次我了解牠的沉靜不是在逃避環境變遷，也不是對土地哀歌的麻木——畢竟，這裡仍是牠的家園，是唯一能讓牠那修長鳥爪漫步之處。雖然牠能做有限，可是只要牠潔白的身影還在這深冬黃昏的細雨中佇立，牠就不會對這些崩解灰心；只要牠仍願帶著大地的嘆息朝向明天飛行，這一片美景就不會隨著黑夜到來而消失，行過天地的眾多生命就永遠繁茂豐盛。



邊緣 STRIKE NEVER END



緣

變

cstrike

...工盟，警民，火警，對峙，與發

試刊號